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六八・集部・總集類

國朝駢體正宗十二卷 〔清〕曾 煥輯.....一

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八卷 〔清〕張鳴珂輯.....二〇九

湖海文傳七十五卷（卷一至卷四十一） 〔清〕王 起輯.....三七七

嘉慶丙寅七月 粵東緯文堂發光

國朝駢體正宗

賞雨苑屋藏板

序
夫咸英既遙詩聲俱鄭籀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也種
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頹俗特立之品必追前修
大壑有宗迴狂瀾於旣倒朝華方謝啟夕秀於未振作者
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乃一變於
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鄙吾無譏焉原其流弊
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
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悞矣歲歷綿曠條流遂紛嘗讀陸
機之賦曰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寤防露與桑閒
又雖悲而不雅抑聞劉勰之論曰新奇者擅古競今危側
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渺附俗者也是故執柯伐
柯梓匠必循其則以繻緣繕珠鉤豈失其度乃有飛靡弄
巧瘠義肥辭援旃孟爲石交笑曹劉爲古拙於是宋玉陽
春亂以巴人之和矣相如典冊雜以方朔之諧矣若乃苦
事蟲鑄徒工獺祭莽大夫遐搜奇字邢子才思讀誤書其
實樹旆於晉郊雖衆而無律也買楨於楚客雖麗而非珍
也瑣碎失統則體類於疥駝沈脆不飛詎祥比於鳴鳳亦
有活剝經文生吞成語李記室之禡禡橫遭同館之割孫
興公之錦段付諸貟販之裁擲米成丹轉自矜其狡猾鍊
金躍冶使人歎其神奇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
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
乎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恒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

國朝駢體正宗目錄

南城曾燠賓谷輯

第一卷

蕭山毛大可奇齡文五首

宜興陳其年維崧文八首

仁和毛穉黃先舒文二首

錢唐陸麗京坼兆騫文一首

吳江吳漢槎兆騫文一首

仁和吳慶百農祥文一首

第二卷

山陰胡稚威天游文十一首

國朝駢體正宗

目錄

第三卷

仁和杭大宗世駿文三首

會稽胡希張浚文一首

華亭黃唐堂之雋文一首

第四卷

錢塘袁子才枚文十二首

第五卷

定興王芥子太岳文四首

昭文邵荀慈齊壽文六首

武進劉圃三星煌文二首

大興朱石君珪文二首

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易貌射者儀毫不可以失墻刻鵠類鷺猶相近也畫虎類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而不蕪其風清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寧曰女工之蠹乃染鬚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乎國朝雲漢爲章璧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唯駢體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顥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旣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矢僕步學邯鄲目新壁壘知女子非無正色願將軍捐其故藝聊附選文之義敢云識曲之真觀者幸恕其愚而諒其隘也南城曾燠

國朝駢體正宗

序

二

國朝駢體正宗

目錄

第三卷

仁和杭大宗世駿文三首

會稽胡希張浚文一首

華亭黃唐堂之雋文一首

第四卷

錢塘袁子才枚文十二首

第五卷

定興王芥子太岳文四首

昭文邵荀慈齊壽文六首

武進劉圃三星煌文二首

大興朱石君珪文二首

第六卷

錢塘吳穀人錫麒文十二首

第七卷

江都汪容甫中文三首

金匱楊蓉裳芳燦文五首

金匱楊荔裳揆文一首

武進趙味辛懷王文二首

長洲沈芷生清瑞文一首

無錫顧立方敏恒文二首

會稽楊六士夢符文一首

國朝駢體正宗

目錄

曲阜孔聖軒廣森文十首

陽湖孫淵如星衍文六首

儀徵阮芸臺元文四首

長洲王惕甫芑孫文二首

第九卷

陽湖洪稚存亮吉文十五首

歙縣凌次仲廷堪文一首

新安朱滄渭文翰文四首

陽湖劉芙初嗣綰文八首

全椒吳山尊廉文二首

第十一卷

臨川樂蓮裳鈞文六首

歙縣金朗甫式玉文一首

第十二卷

仁和胡以莊敬文一首

平湖朱茱堂爲弼文一首

吳江郭頻伽塵文一首

元和顧千里廣圻文一首

長洲吳巢松慈鶴文四首

國朝駢體正宗

目錄

儀徵汪竹素全德文一首

國朝駢體正宗目錄

國朝駢體正宗卷一

南城曾燠賓公譜

平演頌并序

毛奇齡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
啟聖闕步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
變獨是阿犧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世小波甫聚寇
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鳴義橋虔初逞邛僰犯顏
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僭據而一敗荆湘再釁澧
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年之閒廢禍盡揃其牧寧耆定
一若燭蓬沃炭颺奮霆擊桓桓虜虎旣迅且烈如今日者
益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皇上神聖威武克誥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宗
之于鬼戎周季之于西落采入三載退修十禡尚有餘勇
是以

廟堂之算奠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社稷實式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謐謀窺慮宵旰剝決眞有非子
孫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逆之佐
命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申包之泣溫
生之痛也祇以變嬖被略倉皇奔救鼯竄狼顧計無所復
遂假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

寵界親藩重緣外戚其爲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
居之不祥况復豺豕爲心狠而易羸初藉林樾以蟠螭既

而私振其鬃鬚以爲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
卣鬯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旣久不受中撤故
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
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彈豪而患大則撼之如
邱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
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我師
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蠹初萌秦涼蜩應及乎旣燭
甌粵蠻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賀武昌之形漢宏失
荆南之勝洞庭旣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
外有脣破齒缺之慮內有燼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苴蘭
徘徊蒙氏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金燕息捲幕
一旦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旛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
駭鯨觸網奔兜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爲策墨翟帶解無以
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壘刎田氏之首有何面
目併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爲嚴營締壘則遠微可
延收殘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闢大荒屏息一如卧榻寶林之煩枝附
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於此今夫願指

神攝往見機括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爲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共功名第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僂之能前忘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左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謂柘南可以避天譴瀘滄可以滌穢行究至韋臯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黨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鉄鍼之誅凜也且夫前代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三

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今者

皇宇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破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虞八阿無拮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類來王古里天方蹶角入貢而百粵之尉佗旣蔑西南之莊蹻復平則是要綏流蔡山陬海澨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親聞凱奏而不爲之紀鴻功誦顯績非其誼也因干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宣提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爲之頌其辭曰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隩功垂九圍近畫堦海遠致狄鞮武烈文治

恢干無涯亦鬯紹歷懋績前緒威足內敉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鋸蠶爾小醜反視而忼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叟稱兵澧陵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瘞枯條覲生遂有朋狡效尤而起隴益輔車脣齒閩海譬昔河朔安史田李次第櫟絕儼臂折指乃稟

王伐鋪敦楚疆驚鳥欲擊姑爲翶翔昧者不察謂可頤頤居然羊陸相持荆襄慙長豈恃湖險莫倣涉擊夫差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竊號爰整六衛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山簇鏑大壯旆旛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四

小堵頓搥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昌穀藉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脣我關龍首雉堞崩剝漸不可守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斂措鐸勿使或後五壘旣備九拒遞希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圓開一面調令自疑樵蘇俱盡干何奔馳前者少游羞憐而死今茲懷光亦復自殺族屬少長皆併于市盜驩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華州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干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施釐飭我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溟海四瀘千秋萬祀以思

復沈九康成書

毛奇齡

累接來草并諷妙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多較爭先不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飢無恙是爲慰耳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雅似仲宣研精十年乃思元晏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榜當有所遇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茲顛沛曲借遐訛慰我淪落乃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憇裁敘竟乖報諗頃始因風有所寫寄陡接來示乃知株陵之書未經棲目山陽之笛居然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首微之未滅而徐生所著其文尚在勝王餉序至今未見夫以僕遭逢當此疮痏雖使故交通顯榮問日接猶且過揚侯之邱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五

不無浩嘆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頓頽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爲秋草則梁生之殯異地堪憐任咸之寡同情所念又况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者西河贈篇遲于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丐足下焚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樂公之哭猶爲反命而已

與秦留仙翰林書

毛奇齡

四月十三日姓再拜白留仙足下無恙隔侍以來書疏希潤比聞東墅仍赴徵請爾時車輦定應就道然猶寄是者恐緩去通德或亦家人道達不乏郵置是用略展數言以回一聽昨在高齋酒深燭微崇譚反幽梁溪主人與婁東學士互訴前朝好言隱事醉者振巾醒者促易此時此景雖踰年曠祀當復不忘然而雞號散車就暗解笮方邁東光已越南沂既乖前期復謬後會是豈心鄙清流情甘淟跡哉山猱去檻見華楯而驚其心野馬未羈望垂旒而憮于色也渡江之後亦歷時地然且徘徊頰上紓徐濠右或乃經旬尚沮或至彌月不去今在淮西已三年矣生平好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六

狎且喜音樂偶聞啁哳停路有待尋嘗邪許踢地生憶往過浦口豪客王生年垂七旬尚能爲縵聲長吟隨之江樓集諸所善更唱迭和凡徹三宿贊乎旣去猶復回睇近所依者淮西金使君耳亟嘗留娛每令聽歌吳哀楚艷不弛耳目去冬雪夜閉堂設伎脣袒疊幕標燈環炭中有所演年旣妙令意復優好致極弄中妍生爨外賓朋悚詫臧獲驟嘆頃艷同思娛憂均感此固斯地創遇亦或邇歲罕遘乃訊所由來家本夫椒少好謳彈擅白雪之佳名拊紅絃而自惜爾乃初延韶譽中丁淪落小吏挾之而趨府將軍刦之以還鎮是故賞其有技而哀其不逢爲之欷起汙涕

來無日於其行也南望遷延若有所恨是時平橋雨過樓

前日薰柳花飄園芍藥墮地曉汝水之回波望平原之迷
離紅亭東去白日將斜青草西頭紫駟猶住乃徐起哀彈
更爲變曲亦旣窮極切眇備弦煩怨乃復歌南浦之詞詠
東歸之什新聲謬述繁縝綢雜僕夫爲之瞻顧去馬于焉
却秣游子望鄉而增歎行人停車而雪涕當此之時雖使
趙王歸里東平返國少女化文魚以還澗太子視烏頭而出
關西河在望吳起將旋北闕巍然梁生不去就其所感
又誰不仰視南浮俯憐東逝者也僕本不文況當臨岐造
次裁付言辭舛午無足起予但區區之意重有轡轔且恐
其人歸後仍致失所是爲相聞亦欲暇時一賞其技且爲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七

語同好有所引也其人唐姓使君瀨別乃有贈字要之猥
瑣無理全藉昭哲因白不備

陸叢思新曲題詞
毛奇齡

夫新聲乍起僅有黃華餘懼未亡始歌白紵故議郎存協
律之思主簿起定情之則三洲將變阿子空聞一曲相迎
就姑無恙此非情有固然誰能思而不已間嘗誦南粵之
新語想雲間之麗材東吳名勝首指橫雲入洛風流羣推
如海是以甘泉未賦絲竹誦成梁甫長吟分桃念少抱臨
中之瑰質懷沂浦之離憂雖聞歌輒喚王子堪憐顧曲多
情周郎自妙然尚以巴東之激計爲濫耳江南之調弄爲
變聲內人昇出不復霓裳弟子部中誰工阿鶴因復寄指
等橦編情舞柘夫擣麝香減紀摩支之散辭折竹音傳敤
絃那之閒韻秦川一半獨想夫憐江上三臺總言客到自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八

古聲律攸通原關至性謳吟相嬗雅稱才子故漁家舊譜
點拍纔成都子新歌典型猶在況五言一編調韻頗適幾
疊六么管弦斯急其中因革屢殊短長互掩乃以我眇思
細繙宮徵豈獨羈年新樂傳李白之宮詞何戡舊人誦王
維之絕句而已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銘

毛奇齡

夫驛驅牝牡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禮兵不同命諒無竝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況坤輿載物不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范金鉸之鍼管用貯豐狐脫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之嬗也若宮中女隊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爲夫閣幕又至德之發也有明列女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生于華閭長厥名閨弱體僅足以勝衣薄力較難于舉白女紅則蜘蛛孫巧貌素而芙蓉失色其父昭武將軍諱至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寇東江朝衝夏口暮逼營陽陳其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九

孽妖廁刹千里君至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勦摧堅礮鼠在道而天步少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月而矢盡君再射裨將捐其大黃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馬驚外墮身殞中野元戎已殉于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用胄覆羅以韜刷金箱而斬秣溉纂椀以傳餐朱旛拭淚橫舍厥丹旆張茲白旐因葬親于原阡旋匿形于漆室而餓無朝爨採蓍爲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是傭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鼃君而授經繼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草母絳帳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昔者忠孝義烈定爲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爲孝于國爲忠于夫爲節於身爲貞此爲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旣往揚清芬于後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姓有友沈兆陽名士也爲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傳以爲術也將軍從弟婦姓姪也乃屬予爲誄并勾作誌而系之

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著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以呼殘衆求屍殺寇石屏城頽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讐以報親肆弭亂以燬國殲敵全軍保疆恢境其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斯時睢陽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廷降異數國有同德爾乃踰城荀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蘊爲夫殺賊自逾壽陽孟妃之能竟櫻內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荊州南門賊陷荊州賈亦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俟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然而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貔貅萬隊受君新策惟願明馳千里還兒故鄉乃乞卸巾幘始扶憐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十

橫舍厥丹旆張茲白旐因葬親于原阡旋匿形于漆室而餓無朝爨採蓍爲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是傭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鼃君而授經繼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草母絳帳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昔者忠孝義烈定爲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爲孝于國爲忠于夫爲節於身爲貞此爲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旣往揚清芬于後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姓有友沈兆陽名士也爲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傳以爲術也將軍從弟婦姓姪也乃屬予爲誄并勾作誌而系之

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綏工居牙臺顯考棄繻爲翹
關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嫋豹韜生寶龍媒誦闕請纓
和門授裁婪婪饑寇時爲盜階初折其捍冀梗于野繼抽
櫛櫨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不思撲滅乃半天下
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

有素羣推出守營陽之路維茲營陽爲楚南服陶侃屏蕃
周郎都督結艾爲門伐材作輜外整牙闕內安部曲不悟
寇來如蟻如蝟嗜血盈囊春肝溢碓公乃奮武襲其不備
殺伐衆醜漸殪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胄當門

而出維茲志士激于攻殺吳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十一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十二

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枯維茲
將軍實維嬌女意慵比雲眉淡如雨好弄書翰間習纂組
何謂有美亦諳觀武如彼荆珍旣柔且栗如彼湘草有靡
其苗乃砥其矢乃薦其馬束髮誓師哭于戲下左垂燕簾
右把蛇戟介服帥師哭于門側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
一二抵彼千百突如奔流矯美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
春虹走馬秋雨垂鎬斫施用刀裏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
兵色攻殺爭先三十餘馘闢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
今也觀女灼灼紅顏爲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
所由棄之而去自茲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荊州
父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難殲

夫警持其指筈以解臂羈燕嘻還越孤死首邱况此鬼雄
躍靈河洲爲厲殺賊方神且道雖明天子降以殊恩旣榮
死亡亦資生存自昔閨中鮮牙其門維茲嬌女乃稱將軍
死不敢受歸諸邱樊方賊小蠶藐焉窮梟以沸以揚國爲
之搖拖紳戴弁經營滿朝誰能摩厲有如此嬌貧拾蓬箇
寒披女蘿經傳狩麟書成換鵠交交黃鳥亦集于柯人苟
可贖遑知其他

劉沛元詩古文序

陳維崧

周機園先生尺牘新鈔序

陳維崧

今天下能文章善詞賦非所稱文人才士哉然而遭世訾議與物鑿枘遘會蹈機動而獲咎興思事故實亦有三者標致誕逸神智曠邁接引聲勢抗立崖岸楊子幼懟狷之傷杜周甫峭激之累二者詞氣英俊姿制清綺澹自才鋒了非依傍耗歲月於藩溷棄形骸於土木一篇之工萬事都廢三者揮斥世資惑溺上靈體撰宮殿則般輸集於鉛槧形狀歌舞則牙涓輳於毫素莫不炫等空花幻同海棗盛憲於以天其年命王勃於以絕其榮華以是三者瑕隙所構行路見尤輕華之譏里閈不齒至於紓青拖紫之彥剖符分竹之人愈相駭愕每加離異吾友梁溪劉子沛國朝駢體正宗

三

一

四

元所謂文人才士者非耶年均終賈才踰崔蔡一門昆季如震修膠丹敦白出蒼諸君莫不懷文抱質有漢太學五劉之譽沛元又溫厚淳謹推誠結納與人涉物無間燥濕是其人宜能作渭水之賦而轍轍不類於敬通賦零雨之篇而幽憂不擬於正長也乃今客遊西冷者兩彌月日與二三布衣兄弟歌嘆辛苦鋪敍清婉錦台諸公深相玩美僕雖疎傲滋愧不如嗟乎沛元抑僕所云文人才士三者之爲累也人亦有言窮而後工劉生劉生今雖少失意非終窮也然則以所爲工沛元終當任之以所爲窮僕亦何多讓焉

周機園先生尺牘新鈔序
與稽書名六庫類有千端苑稱七畧義非一族纂華林之屏繫文體繡新綜元圃之綿綯才鋒逾整謠歌騷賦櫛壯采於篇章頌表箴銘運英裁於述作傷往則旨深於哀誄切今則議蔚於論策以贊九章七啟靡非才子之流泪乎賓戲客難大有風人之致語其變態巧歷不能窺測其繁思哲匠莫能算今之尺牘蓋其一也彼夫體製可得言焉若乃屢及齊郊柝聞邾邑荀轡不返先軫難歸旣轍亂以旗靡復圭憂而臣辱楚昭多難悲三戶之羈臣許穆無援痛阿邱之弱女臨闕歎息願登子反之牀叩壘躊躇莫射魯連之矢事當呼吸磨盾以書變在須臾絕城而下亦有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一
四
疏勒流官燉煌降將蕭綜北去憐廟社以何依符朗南奔望鄉園而不見朱載路遠魂消蠻海之旌旗白馬營空腸斷瘴江之鉦鼓訣美人與愛子贈明鏡與金環子卿足下疇昔可知伯之君侯生平已矣若乃賤臣遭謗庶女蒙冤江淹乃善恨之人馮衍亦多愁之客三年獲譴永無造請之期盡室遭俘長罷歡娛之日母兮天只臣不如人思刺血以陳情念上書而訟柱又有密親暫隔懿友長離感時物以流思對景尤而結想尹班契闊可無知已之言樂衛睽違寧乏相思之句敍苦辛於一介寄輾轉於數行宛矣瓊函居然蘭訊更有紅粉橫頭青牛帳裏君居塞北妾住江南攀桃李以悲來顧綺羅而泣下吹簫公主囁雅怨於

朱唇織錦姬人論私情於纖手凡斯之類皆藉於書時則
北路名流南朝文士阮元瑜之書記久已流傳蕭大園之
尺牘益爲膾炙爰乃嬖此赫蹏命茲側理膠東河北並馳
五色之箋大令中郎互競連珠之格爾其爲體也或磊落
以見才或嵯峨以植旨或首尾以溫麗或綰構之缜密或
文辭簡要情片語而已該或思理淹通氣百函而彌厲或
臨池詳慎細蟠楮裏之蠅或握管飛騰橫跳天門之虎鏗
鏘可聽塗山之玉帛萬重藻績堪觀赤城之雲霞千丈入
劉家之世說即是蘭若登蕭氏之高齋無非琬玉輓近以
還此風不嗣原其流弊厥有三端顧陸華宗潘楊妙族金
貂翠珥望若神仙坐褥隱囊便爲卿相寒暄筆札都由呂

無儔札之才儻介缺向嬰之輩紹庫子自署不識姓名曹
景宗作歌難諧競病一時風會殆何如乎下至閨襜又可
知矣其所爲難三也然而星移代換何世無賢璧坐璣駢
孰云非寶此新都夫子旣顏麗製以清裁櫟下先生復選
鴻文於賴古矣嗟夫曩遊不再自古爲悲後聚難期於今
所歎匪勞音驛莫慰幽憂不事箋繪奚通縉緼遂乃領諸
家之秀采薰以名香錄百氏之芳華裝之異錦寄來黃大
牛添書竹簡之古文損罷文鱗悉篋衍巾箱之脞錄副諸
記室掌以典籤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圭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圭

覽之門生故舊書箋盡出桓溫之幕客且也貴僚雍雅惟
傳論性之篇華札翩反爭諱言情之牘其有擬繁欵應璩
之書效邢邵崔㥄之札者呵爲小子目以外篇其所爲難
一也且夫燕函越縛各有便安秋奕僚凡悉由熟習鮫統
自麗不懼北轍之夫狐毳雖溫難悅南轍之客今也單門
寒畯縫掖素流祇工制舉之書但慕集賢之院即使才同
孝穆文類子山無益身名徒資喧嘩加之遭逢踽踽罕西
園北府之遊徒侶寥寥乏華屋深池之彥事蹟不足以供
鋪敘爵里不足以寄選擇其所爲難二也古者飛書馳檄
盡簉戎旃記室軍諮雅多才俊兩軍相遇必以辭令爲長
一使相將尤以語言爲尙今則三臺大帥九姓名王行人

上龔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
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衰次音辭所寄惟在

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智誕放骨肉躁脫當塗貴游
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畧解組織雕蟲末技猥爲陳黃
門方簡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藻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
以揚子幼之門第華轂不少王茂宏之子孫青箱遂多上
不敢方井大春次不至失枝少孺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
夫軒皇愛嫫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槌鑿之聲而棄金
石中山聞幼眇以屑涕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
今同歎松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標躋長城櫂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七
頽賤臣撫箏譏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同也
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
賢嘉興計東長洲宋質頴輩揚榷雅頌撰爲一集松雖翦
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
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誦閣下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
玉枕過高唐而近綿駒亦欲一倣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
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尚矣然八風既殊五音迭異
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儉楚沈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
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頤
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
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

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
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
以爲重耳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大

與張芑山先生書

陳維崧

苑之鼓吹實乃闡揚之禪助矣

崧自結髮以來謬叨獎掖猥蒙齒牙已十四載矣嗣頃戎馬輒張世故頌洞眷言疇曩可爲涕淚自鹿溪被難泉里赴義秋浦效田光之奇雲間秉劉琨之節何嘗不似耶登山洗馬渡江無非觸目祇切傷心者乎春間跪捧素書易頭珠玉之贈并讀芑山文集剖函發紙周憫靄至又聞

有

國朝古文之選言之歡忭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爲經術暢茂搜葺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

語林有遜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先生是書務使漢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尤

國朝駢體正宗

卷一

千

魏並收根葉悉盛廟堂金石之篇則吳門姚太史崔張恩其溫麗軍國銘頌之作則清漳黃相國馬鄭慚其闊博並人倫領袖文章皋敷被之山川不亦焜耀萬祿乎若夫平昔石交當時民望嵇阮往復之言盧劉贈答之作便已斐然自當見收匠哲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抑芻蕘所據願效萬一者文章以心術爲根柢德行以藻采爲鋒鏑穢如揚雄雖沈博絕麗之文定屬外篇潔如陶潛則閨房情致之賦不妨極筆竊見數年來江東英儕如侯幾道雲俱夏存古呂石香陸鯤庭諸子稽其忠孝宛在賢門符其點染居然才子雖大文未就而尺錦足觀名山罕藏而寸珠可惜錄其風雅之事登之謨誥之林又奚損耶匪徒藝

答周壽王書

陳維崧

壽王足下昔臨淄答公子之書僕射報故人之札枚皋淹麗敘懇欵於篇章謝朓清華譜中誠於牋奏以及曹家二妙蕭氏諸王李那塞北之篇邱遲江南之作上下曩往代有其人千餘年間若斯而已何者明月不投於瓦礫櫛柂不列於朽株珠玉以並御爲榮宮商以同懸爲樂也足下汝南閣開江表聲華許元度之清通裴叔則之名理景顧則以李膺爲師趙至則以嵇康爲友樂旨潘筆固已萃爲一人饒謝凌顏矣得離爲二美何圖中路濫及鄙人辭旨慇勤情文剗切壽王足下文人相輕自古有之況在今日尤可歎息憶昔構李共相締結刻覈文史考據經術孫龍國朝駢體正宗卷一

堅白之辨晰其源流白虎同異之解闡其堂奧興公賦體赤城之霞氣千里子山序言元武之明珠六寸僕方引藉若輕塵之御順風君更謙冲若腹毳之資背羽時有口語橫屬詆熾加以清狂目爲輕率嗟乎此敬通掉頭於渭水子幼耳熟於南山元叔有囊錢之悲孟博抱清流之歎也且夫鐘鼓以饗爰居千金乃資敝帚駢驥與駑駘同阜鴻鵠與燕雀爲羣自古而然於今爲烈若使盛憲之年易永張衡之志不愁廊文勝不緯繢於范陽崔亭伯不煩紓於涿郡則雍門之畔處傳累欵之寶黍谷之陰果有墟枯之用矣詳味來自纏綿鋪敍至所深美似在鄙人此足下愛我之談非古人相知之論也僕之兄弟雖粗涉文筆未升

堂奧乃者時勢邁會構遇坎壈鄙大傅之亂離戴處士之棲寂時復咏史租船哀其清厲負薪鹿車悼其辛苦而足下嘯歌自適篇籍爲歡翹翔於藝圃之中放誕於塵埃之表何其快也豈足悲哉近聞灌夫有同產之服子猷有登牀之言則僕與足下人倫之際榮瘁殊途然而疎密之間悲愁一致也今夫韓起雙環何能並見張華兩劍豈必俱來是以天忌其才豈止人惜其寶足下雖誼深如手哀篤同生而覽舉封胡尚餘二少到漸到洽不止一人奚乃技輒成連遂至絃擢促柱乎至於足下謨述尤屬必傳譽重靈蛇珍同和璧而足下虞其覆瓿遽欲焚硯患其蠟屐頗懷投筆此在鄙人實所未喻夫樊重之宅必有瑰麗之觀國朝駢體正宗卷一

王根之家自多妍華之飾倘非世猶繩結人盡空桑焉能置芳澤而不陳黜鉛華而弗御是以驪宮雖晉猶傳蕩魄之言香國雖賒亦著驚魂之論裝之玳瑁君無間然返之椎輶非所聞命壽王足下宛委之洞屬有藏書酉室之山非無秘錄袁悶土室難與久居蔣詡荒徑未遑塊處歲月不居毋徒自苦爲也